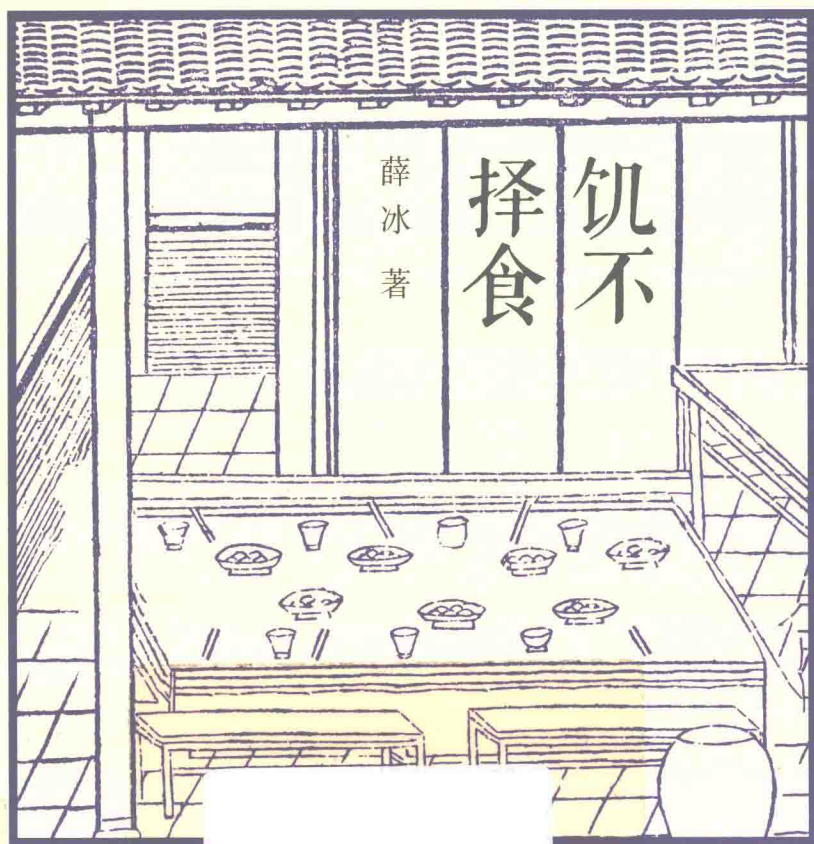


寻味
书系



饥不择食

薛冰 著

这是一本
与吃饭有关的书

这是一本
与美食无关的书

薛冰——著



饥

不

择

食

1
中国音乐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083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饥不择食 / 薛冰著. —北京: 中国青年出版社, 2015.7

ISBN 978-7-5153-3369-4

I. ①饥… II. ①薛… III. ①饮食—文化—中国

IV. ①TS97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13100 号

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发行

社 址: 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: 100708

网 址: <http://www.cyp.com.cn>

丛书主编: 朱晓剑

插 图: 郜科、龚丽娜、孔祥东

责任编辑: 刘霜 Liushuangcyp@163.com

编辑部电话: (010) 57350508

发行部电话: (010) 57350370

北京科信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880×1230 1/32 6.75印张 200千字

2015年7月北京第1版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: 30.00元

本图书如有任何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部联系调换

联系电话: (010) 57350337

您吃了吗？

这是一本与吃饭有关的书。

这是一本与美食无关的书。

若干年来“文化”热，柴米油盐酱醋茶，琴棋书画诗酒花，三百六十行，行行皆文化，行行出状元。最让人纠结的是“食文化”，别的行当不精通，还可以用“隔行如隔山”宽慰自己，论吃饭谁不是本色当行呢？然而吃饭与“会吃饭”绝非一个概念。跟老婆孩子家常便饭，还不觉显；倘若到饭店里，一桌人排排坐，就看出差别来了。美食家滔滔不绝介绍每一道菜的名称来历；品尝要点，兼及掌故渊源；烹饪技法，直至食材优劣；产地选择……如我之辈只有洗耳恭听的份儿，完全插不上嘴，诚如俗话所形容：“内行看门道，外行看热闹。”

天天吃饭，一顿不落，我居然成了吃饭的“外行”！

私下里也曾打听，美食家多半下不得厨。术业有专攻，专攻厨艺的那叫厨师，专攻品尝的才是美食家。譬如爬格子做文章，写小说散文、学术论著，是自己露手艺；写书话，便是品评别人的手艺。哪怕浮光掠影，哪怕浅尝辄止，只要能择出

一二三四五点，貌似头头是道，即可以跻身书话家行列，扬名立万排座次。

以此类推，美食家应亦不难当。我生性好翻杂书，爱交朋友，九流三教，无所不窥，“食文化”的典故新知，也常常写进文章里，描画得活灵活现。遗憾的是，理论是理论，实践归实践，一上了饭桌，这一切就都被丢到爪哇国去了。

于我而言，吃饭就是吃饭。决定我对食物看法的，不是舌尖，而是胃。所以我注定做不成美食家。

哲学家说，存在决定意识。曾经的饥饿记忆，决定着今天的意识。

以我六十多年的人生经历，忍饥挨饿的岁月，不到三十年；三十岁以后，更是不曾有过挨饿的机会。然而，与某些人津津于舌尖上的享受不同，我对于近三十年吃过的美食，并无特别的印象，而对于曾经的饥饿记忆，却刻骨铭心。

“民以食为天。”自古以来，历朝历代的统治者，都曾采用自以为有效的方式，试图解决国人的吃饭问题，也无不因政策失败，直接或间接地导致改朝换代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同样面临着国人吃饭问题的考验。一九五三年，政府实行粮、油、布、煤等生活必需品的统购统销，以全新的计划经济体系，取代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，人为固化供求关系；一九五五年因粮食严重短缺，制订城市人口定量供应计划，按月发放粮票，以保证最低生存需要的口粮供应，让人虽吃不饱也饿不死。此后

票证越发越繁，据不完全统计达六十多类上千种。其间的“三年自然灾害”，或称“三年困难时期”，是人类惨痛的一次灾难。一九七八年中国决定改革开放，农村实行“包产到户”，城市开设“自由市场”，物质严重匮乏的状况开始改变。听了三十年的“市场繁荣，物价稳定”，当市场繁荣真正到来之际，许多人竟于心惶惶，几乎以为是在梦中。一九八五年，对于中国人民的日常生活，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，除了粮、油及自行车、手表、洗衣机、冰箱等大件商品，其余商品多以“议价”的形式，放松了票证的束缚。一九九三年，以取消粮票为标志，中国人终于走出了为期四十年的票证社会。

所以，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词典中，世间百物，没有“好吃”与“不好吃”之差别，只有“能吃”与“不能吃”之区分。小时候不懂事，曾说过某食品不好吃，母亲的评价是：“没饿好。”在农村插队时，农民们也会用同样的三个字，讥笑某个试图挑食的人。

如果说，美食家的兴奋点在食物的美与恶，我关注的则是食物的有与无。

这里与大家一起分享的，主要是六十余年间，有关吃饭的若干实录与感悟。在历史的长河中，这委实是一些无足轻重的片段，时过境迁，某些细节甚至已经开始模糊，然而情绪的记忆，面对食物的人生体验，却越发清晰。

我把它概括为四个字：饥不择食。

倘若只有我一个人，有这种饥不择食的心态，那说明我的心理不够健康。可实际上，在“相当长的历史阶段”中，因为人祸天灾所导致的饥谨灾难，已成为一种难以消解的民族记忆，使得中国人在此后数十年，继续处于心理上的饥饿状态中。“您吃了吗？”仍是中国人最常使用的问候语。暴饮暴食仍是中国人最易容忍的恶习。包括美食家在饭桌上的喋喋不休，同样是一种病态。一些媒体制作的美食节目也可谓登峰造极，那样穷奢极欲，不知餍足，且接二连三，迫不及待、不厌其烦地向全世界宣示：中国人现在不但能吃饱，而且能吃好了。

在一个正常的社会，一个正常的时代，国民能够吃饱、吃好，是理所当然的事情。为什么中国人会为吃饱、吃好而如此激动不已？

只能说曾经的饥饿记忆过于深重。

这种饥不择食的心态，直接、间接地影响着当代中国人的价值观、道德观、审美观、世界观。公款吃喝的天文数字，贪官家里的上亿现金，富豪群对慈善事业的冷漠，“二代”们的炫富斗富，境外旅游者在自助餐厅的抢食……或多或少，都有着饥饿恐慌驱动的因素。

所以我选择《饥不择食》作为书名。

说实话吧，就是因为想到了这个书名，我才下定决心来写这本书的。

全书分为五个部分，借用五本与饮食有关的古籍名作为标题。“养小录”，是小儿郎、小果点的故事；“梦梁录”，是那个做梦总会梦见食物的时代记忆；“醒园录”，是我们从教科书理想和“文化大革命”狂热中醒来，逐渐认识社会的经历；“中馈录”，略述几种地方特色风物；“清嘉录”，撷取南京岁时清嘉的几个片段。

我并不打算让这本书成为一种时代的“忆苦饭”，也不敢期望这样一本小书，对于国人消解饥不择食心态能起多少作用。但它至少可以作为一面镜子。一方面，只有摆脱了那种潜在的饥饿恐慌，才有可能让中国人的思想境界上升到新的层面；另一方面，也提醒中国人时时警惕，当蛊惑人心的乌托邦改头换面再出现时，能保持清醒的头脑，不至轻易跟风上当。

中华民族，经不起那样的折腾了。

目录

您吃了吗？（代序）

养小录

- 金剛脐与蜜三刀 / 003
南京豆 / 006
柏果树 / 010
鸡头果 / 014
陵园瓜 / 018
油炸干儿 / 023
见血封喉 / 027

梦梁录

- 麻团 / 035
科学饭 / 040
猪头糕 / 047
一牙月白 / 051
三棵青菜 / 055
茶之惑 / 061
夜袭 / 065

醒园录

- 『第一件大事』 / 071
芫荽 / 075
公家饭 / 079
一年到头吃饺子 / 083
大肚能容 / 089
黑吃『四十膘』 / 094
『吃豆腐』 / 098

中馈录

- 鱼情蟹事 / 107
鹅颈牛蹄 / 112
茶食 / 117
盐水鸭·咸板鸭 / 124
鸭之余 / 129
望鸡蛋 / 135
大萝卜 / 142

清嘉录

- 年声·年色 / 151
春来野蔬发满城 / 160
『三·新』与『五毒』 / 168
绿罗袄缠香罗带 / 177
『要吃冰棒马头牌』 / 181
三秋滋味 / 187
冬至大似年 / 196

养小录

金刚脐与蜜三刀

小时候记住的第一种甜点心，有个威武的名字：金刚脐。

金刚脐是外婆的点心。夏日天长，午睡起来后，南京人惯常要吃下昼儿。外婆的下昼儿，有时是一碗小馄饨，有时是一块酥烧饼，有时是一碗豆腐涝，有时就是一块金刚脐。外婆坐在堂屋的大八仙桌旁，看见我，就会掰下一牙给我。

那时我才四五岁，平常人家小孩子不知挑剔，对于饮食，只在乎有与没有，谈不上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。记住金刚脐，是因为听父亲说，它的形状，与寺庙里金刚的肚脐相似，因而得名。外婆是信佛的，时常要上庙里烧香。我记挂着看金刚肚脐，便要跟了去，结果妈妈只好带我去了。然而一进庙门，我已看得眼花缭乱，妈妈陪着外婆在烧香拜菩萨，最后我竟没弄清庙里有没有金刚，更不用说金刚肚脐。

认识四大金刚，是在清凉山善庆寺。算来该是一九五四年，那年夏天发大水，持续数月，下关地近长江，外婆家水深盈尺，难以安身。我们一家辗转进城，住进了石鼓路西头，父亲单位的宿舍。因洪水尚在肆虐，阴历七月三十地藏王菩萨生

日，清凉山东岗上小九华寺，香火格外兴盛。母亲领着我，拜过愿入地狱拯世人的地藏王，顺便去扫叶楼后的善庆寺烧香。善庆寺前殿逼仄，四大金刚几乎就是夹道而立，我仰脸望去，先就被那凶神恶煞的形貌吓到了，拔腿就溜，哪里还敢去寻他的肚脐。

一个金刚脐只有六牙。听父亲说，金刚脐原来是八牙，可是乾隆皇帝南巡时，发现汉人把八脐（谐音“八旗”）都吃进肚里了，大不妥当，便规定以后只准做六脐。

父亲自小在北京长大，他喜欢的小点心，是蜜三刀。我也由此养成了爱吃甜食的习惯，到后来血糖不高，去欧洲旅游，饱啖各式甜点。蜜三刀号称北京名小吃，实则源出江苏，据说也是被乾隆皇帝看中，钦定为贡品，遂与蜜饯做了表亲。所以在十岁以前，只要说到皇帝，我便认定是乾隆皇帝，就像当时说主席，肯定就是万岁万岁万万岁的毛主席一样。直到小学四年级看《水浒》，才晓得古时候不止一个皇帝。

金刚脐入炉烘烤前，只在表面刷一层糖水，烤出来的点心外壳泛红，又甜又酥，但内瓤就是面粉本色的香甜了。蜜三刀则是油炸后趁热浸入蜜汁，甜得便有些发腻，所以会受重口味的北方人欢迎。两种点心的共同之处，是制作时都要用刀剖开表面，而且都是三刀。金刚脐胚成半球形，三刀交叉深剖，裂开六瓣，应是为了小火烘烤时易于烤透。蜜三刀是长方形，平行三刀，也该是为了易于炸熟且蜜汁深浸。蜜三刀这个名字，

常使我联想到“口蜜腹剑”“笑里藏刀”之类的词语，若用作武侠小说中的人物浑名，可收形神立见之效。金刚脐就圆融多了，刀工煞气已然隐去，颇有点“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”的意味。

三十年后，偶然说到金刚脐，恰有镇江友人在场，当即纠正，说该叫京江脐，是他们镇江的特产。镇江古名京口、京江，我是知道的，儿时的美好记忆，顿时崩塌。然而心底里很有些不服气，于是认真做了番考究，结果发现金刚脐流行江淮，非仅一地，甚至苏州、上海也有这玩意儿，不过人家叫“老虎脚爪”——同样是因其形似而命名。

南京豆

“麻屋子，红帐子，里头住个白胖子。”这是童年时期最早接触的谜语之一。吃过花生的孩子，多半能猜中谜底。

花生是平民百姓的奢侈品。一日劳作之余，晚饭桌上，能有一碟花生米下酒，无论干炒、油爆、水煮，一粒粒拈入口中，嗑儿啞的，说不出的心满意足。花生更是孩子们的至爱。大人们说起炒货，常以瓜子与花生相提并论，然而瓜子太没劲儿了，磕上半天也磕不出多少仁儿。哪像花生米，抓一把在手里一搓，搓下的粉皮一吹，满满地塞上一嘴，慢慢磨着嚼，嚼得齿颊生香。父亲看到了，就会提醒我们，花生千万不能吃太多，吃伤了，一辈子都不想再碰。父亲小时候随曾祖住在北京，曾祖在教育部当差，父亲没人管束，有一天就拿花生米当饭吃，结果伤了胃，接连半个月吃什么都不香。事过几十年，父亲还是很少吃花生。不过母亲另有说法，道是父亲牙不好，嚼不动，所以她有时会为父亲炖点烂糊糊的花生米。父亲也确实是在四十多岁就装了全口假牙，但他说，就是因为小时候乱吃零食，才把牙都吃坏了。

其实那时候家里生活艰难，既无闲钱也无闲情滥于干果炒货。逢年过节买点花生，刚把馋虫勾起来，就已经“多乎哉，不多也”，哪里还能吃伤了胃。所以父亲的历史经验，总被我们认定是编出来吓唬小孩子的。

又过几十年后，读到元人贾铭的《饮食须知》，才知道花生确实有此威力，“小儿多食，滞气难消”。更有甚者，“近出一种落花生，诡名长生果，味辛苦甘，性冷，形似豆荚，子如莲肉。同生黄瓜及鸭蛋食，往往杀人。多食令精寒阳痿”。

“形似豆荚，子如莲肉”，据此描写，确是花生无疑。“杀人”云云，诚为可怖，不知怎么又会被叫成长生果。我却因此想到，老南京人把花生米叫作“生果仁儿”，看来并非“花生果仁儿”的简称，而应是“长生果仁儿”的略语，“长生”两字发音相近，连读时才容易含混过去。

至于落花生的本名，倒是上小学时就知道了。记不清是四年级还是五年级的语文书中，有一篇课文《落花生》，作者许地山就以落花生为笔名。当其时我看书只论情节好不好玩儿，从不注意作者，能把《水浒》故事一段段转述给同学听，却不知施耐庵何许人也。记住许地山，是因为在南京五中读初中时，许夫人周俟松女士担任副校长。周校长年过花甲，胖乎乎的，脸上总是带着慈祥的笑容，使同学们对那位遥远的民国作家，也就生出了亲近之感。

《落花生》中借花生为喻，启发儿童做人讲求实用，不计